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唐秦王詞話 第六十三回 玄武門太子交鋒 顯德殿秦王即位

詞：天上何人駕玉龍，蕩搖銀甲下長空。臨高一覽江山換，人在瓊瑤世界中。滕神翦水，素女裁冰。花落梁園，絮飛灞岸。雲母作樓台，看來天地不知夜；梅花飄楚笛，飛入園林別是春。萬里江濤，玉裹銀妝真似畫；半軒梅影，珠輝月映不勝清。真個撒向樽前欺酒力，飛來紙上惱詩人。揚州觀裡發瓊花，陳苑田中栽玉樹。騷人閉戶，恍然銀闕神仙；學士烹茶，那羨冰山富貴。王子猷高情訪戴，孟浩然野興尋梅。處處有田堪種玉，村村無地不開花。正是：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跡滅。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。

雪賦一篇吟好處，詞章數段玩來真。

一日，唐高祖駕設早朝，百官朝拜已畢，宣秦王世民直臨御前。高祖說：「首建大謀，削平海內，皆汝之勳，向欲立汝為嗣，汝固辭不從；且建成居長，為嗣日久，吾又不忍復奪其位。朕觀汝兄弟，各懷異志，各不相容，若同處京邑，必有妒爭之患。朕思付，今著汝還居洛陽，自陝以東，皆汝主之。仍賜汝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如漢梁孝王故事，豈不兩全？」秦王泣曰：「非所願也！只吾兄弟懷意甚歹，臣豈敢遠離膝下？但得昏定晨省，此臣本心，安望居大位乎？」高祖說：「既吾兒孝友純篤，朕復何憂？行止亦聽汝所欲！」一壁廂散了文武不題。

卻說六月中，高祖設朝，日中大會群臣，共議治平之事。見正西方一顆星，其大如斗，流光燦耀，過午不散。高祖大驚，問欽天監台官傅奕等曰：「汝掌司天，深明天文之道，此星何名？主何兆應？」傅奕、李淳風直至駕前密奏，「臣按天官書，此為太白陰星，乃上公大將軍之象。此星出不經天，出東當伏東，出西當伏西。今過午為經天，經天則天下革命。況又見於秦雍州，分應在秦王，當有天下！」高祖問：「應在何時？」傅奕奏說：「合在八月上旬！」高祖說：「既如此，就著李淳風密以此星事狀，授之秦王！」李淳風領旨出朝，徑來至天策府，進入聚事堂，朝拜秦王。秦王問李淳風：「你來必有話說！」李淳風說：「主公！臣等已見兩次太白經天，現於秦雍州之分，合應主公繼登寶位。今日萬歲臨朝，至午親見。問及臣等，臣等奏說，此星出不經天，出東當伏東，出西當伏西；今過午為經天，經天則天下革政，況又見於秦雍州之分，主二殿下當有天下。萬歲即遣臣以此事狀，密啟主公得知。主公須預為之備。」秦王說：「帝王之位，非比尋常，自有天數！不可循私，離間我兄弟，再勿多言！」李淳風只得辭了秦王出府，心下自想：「還去與長孫皇親計議！徑至皇親府，見了長孫無忌，把太白經天，奏聞高祖之語，及聖旨傳諭秦王，秦王推讓之意備細說了一遍。長孫無忌說：「先生！待我計處停當，相約通報！」李淳風言別而歸。

長孫無忌回轉後堂與夫人於氏商議，把傳位之事，說了一遍。「我如今要差人到霸陵川知會眾總管，沒有天策府印信文憑，要夫人去見長孫娘娘，暗暗地要包一紙印信文憑付我，不可使殿下知道。作速回府，以便行事！」於夫人即時打扮齊整，上了寶轎，家童徑抬至天策府下轎。長孫娘娘聞報皇親夫人來望，移步殿堂，迎進宮院。夫人依國禮朝賀娘娘，長孫娘娘以家禮相見夫人，分賓坐下。於夫人說：「娘娘恭喜！不日殿下登寶位了！八月上旬，該傳天下。你哥哥要知會眾總管人關，沒有殿下的印信文憑，特來私與娘娘商議。」長孫娘娘說：「如要文憑不難！」一壁廂吩咐設宴，款待夫人。不多時，備下筵宴，長孫娘娘與夫人飲宴已畢。娘娘取出印信，印下一紙文憑，遞與夫人。夫人接了藏在袖內，辭別娘娘，徑回府中。見了長孫無忌，就把文憑親遞在乎。無忌萬千之喜，即時修下書緘，差一個心腹家將，吩咐：「你快到霸陵川，尋見徐茂功，將這封書悄悄親手遞與他，要他知會眾總管，早至長安。不可走透消息！」

家將接了公文，出了長安城，曉行夜住，到了霸陵川。尋見了徐茂功的行館，把公文遞與徐茂功。茂功拆開看說：「我知道了！你先回去，多拜覆皇親大人，說我隨即就來。」茂功即著家童，知會眾總管，約日赴京。眾總管都知道了，各人整治行裝，陸續入長安城，俱到皇親府歇下。三十六員總管，四十五員散將，都聚做一處。散話休題。

不覺八月上旬將近，李淳風又往天策府朝見秦王，力勸秦王行周公之事，以安國家存亡之機，正在今日。秦王曰：「雖有仇敵，無可奈何！」值房玄齡、杜如晦自外而入，秦王問道：「眾人勸我舉兵，早定大位，汝二人以為可否？」房、杜俱說：「此金石之言也，殿下當從其請！今不早圖，恐有後悔！」秦王聞言，沉吟半晌。如晦又說：「前日英、齊二王奏聞萬歲，特遣眾將，各回省親者，蓋欲謀殿下，先去羽翼，以孤殿下之勢。今殿下股肱羽翼盡已散去，一旦禍機竊發，不惟府朝塗地，實乃社稷之憂，願早決計！」秦王道：「眾言雖當，奈吾父皇在上，恐怒見責，實招不孝之名！」李淳風又近前奏說：「事不早決，追悔立至，況元吉凶戾，終不肯事其兄。當日曾與其護軍薛實說道：『我但除得秦王，則取東宮如反掌耳！』彼與太子謀亂未成，已有取太子之心。亂心無厭，何所不至！若使二人得志，天下非復唐有！殿下奈何徇匹夫之節，忘社稷之計乎？」秦王猶自沉吟道：「汝等且退，俟吾靜以籌之！」眾官辭別秦王，各回衙門去了。

又過數日，李淳風自想吉期已迫，秦王主意未定，恐誤大事，徑到長孫無忌府中。相見已畢，說：「皇親大人！明日癸亥，合該交傳寶位之辰，奈二殿下猶豫不從，特來請見大人計議。事不宜遲，非皇室至親，不能輔就大功！」長孫無忌說：「先生！前日蒙示教，我已將主公麾下眾官，聚集在此。有了定國諸臣，何愁大寶不定！」邀李淳風進入後堂，與眾總管相見。李淳風說：「主公只在明日登位，今藉列位將軍，隨機應變！」說罷，長揖而別，出皇親府去了。

天命當歸真命主，經天太白現星文。

設朝高祖親觀見，術士淳風斷得靈。

說與長孫施計策，用印修書到霸陵。

師師總管皆歡悅，紛紛散將盡知聞。

太平天子登基日，四方龍虎會風雲。

其日晚間眾總管一齊全裝披掛，插箭彎弓。到了三更時分，眾總管都來到天策府擊門，一齊吆喝：「請主公即位！」守門官校擊鼓，傳報秦王。秦王吩咐不要開門，也不答應。眾總管見擊不開門，各人計議，取數十條紅綿索，各人攀援而上，把天策府門樓拴縛停當，吶喊一聲，眾人踴躍，只一扯，響亮一聲，好似黃河傾兩岸，華嶽倒三峰，把天策府門樓扯倒。眾總管齊擁進聚事堂，口稱：「請主公登位！」秦王聞知，急忙走將出來，問說：「你眾總管回家省親，怎麼都在京師？」眾官答應說：「聞知主公將登大寶，以此眾臣不敢遠去，都在附近地方伺候！」只見長孫無忌、秦叔寶、高士廉、尉遲恭、殷開山等，近前奏說：「主公！英、齊屢次設謀暗害，若不早除，必中其毒！」秦王歎曰：「骨肉相殘，古今大惡！吾誠知禍在旦夕，欲伺其發，然後以義討之，未為晚也！公等且更圖之。」敬德道：「人情誰不愛其死，今眾人捨死相隨，乃天授也！殿下若不用臣言，臣將竄身草澤，不能留居左右，交手受戮矣！」長孫無忌說：「不從敬德之言某亦當相隨而去，不能伏侍殿下了！且殿下以舜為何如人？使舜澹井不出，則泥於井；完廩不下，則灰於廩，安能澤被天下，法傳後世乎？」秦王說：「凡事三思而行，勿令後悔！可令術士卜其吉凶。」適值張公瑾自外入見，秦王道：「來得恰好！為我卜之！」公瑾取鬮投地曰：「卜以決疑，今事在不疑，又何卜乎？倘卜而不吉，豈得已乎！」眾總管一齊擁上，替秦王戴盔貫甲，束帶披袍，扶上靈毬馬，簇擁出了天策府。眾將先入，埋伏於玄武門側。

秦王先到殿上參見高祖，密奏曰：「建成、元吉淫亂後宮，臣於兄弟無絲毫有負，屢欲殺臣，以為世充、建德報仇。臣今雖死，亦恥見諸賊於地下矣！」高祖愕然省悟曰：「豎子果有此事！親當鞫問，以正典刑！」閃過長孫無忌、秦叔寶、尉遲恭、殷開山等，當駕叩頭：「萬歲！請駕到後宮，少坐片時，待定奪了天下，然後奏聞！」高祖起駕，退入後宮。

原來張、尹二妃，竊知秦王來意，飛騎報知建成。建成急召元吉商議。

元吉忙來東府見英王說：「大哥！今宜勒兵不朝，以觀形勢！」英王說：「秦府兵備已嚴，你我且當俱入朝參，自問消息，再作準備！」二王遂並馬同進朝門，直至臨湖殿。覺有變動之象，二王連忙勒轉馬頭，便欲出宮。秦王望見，乃大呼曰：「反賊至此，欲逃何往？」持槍欲刺建成，建成勒馬便走。秦王追趕，左手飛魚袋內取弓，走獸壺中拔箭，扯開弓，搭上箭。正待射時，秦叔寶看見，策馬趨近秦王馬後，把弓只一推，箭一聲響，正中建成背窩，兩腳蹬空，倒下馬來。長孫無忌斜裡跑進，一刀斬訖。

後面尉遲敬德領七十騎續至，正遇見元吉前走。左右一齊正要射他，忽見元吉坐下馬，失了前蹄，將元吉掀在馬下。秦王持槍直刺元吉，因打馬趕上，慌忙了一些，其馬奔入林中，為木枝所絆，墜不能起。元吉驟馬至前，遂奪秦王手內的弓，將欲射秦王。忽被敬德躍馬持鞭，大呼：「不得無禮！敬德在此！」元吉驚懼，丟了秦王，遂棄馬奔入武德殿去。後面軍人大喊，弓弦響處，是敬德射中元吉，帶箭而走，被敬德趕上斬之。隨後東宮齊府將帥，領三千兵擁至，來攻玄武門時，門已緊閉，無由得入。人馬聚在一處，喊殺震天。敬德將建成、元吉首級出示，眾將見了大驚，乃大呼曰：「吾等為主報仇，不就此殺人，更待何時！」

方與敬德交戰，未及數合，只見秦府千餘驍騎，洶湧而入，內外夾攻，眾兵大潰。秦王急止之曰：「勿得動手！吾殺兄弟，不乾汝眾之事！」東宮齊府兵將聽見，漸自散去。

時高祖正與宮人游舟，在海池戲樂，只見敬德擐甲持矛，直至帝側奏說：「英齊二王作亂，秦王已率兵誅之，恐驚動陛下，遣臣將首級報知！」高祖大驚，抱頭而哭曰：「不意今日乃見此事！」裴寂奏說：「二王今日自取其禍，萬歲自宜保重！」高祖曰：「父子天性也，雖自招禍，二兒於九泉之下，亦懷痛恨。吾今不能治家，何以立國？」言罷又哭，昏絕於地。眾官勸止。後人有詩為證：太白經天事可驚，故交秦府動刀兵。

高皇自是無籌略，致子雙亡一羽輕。

蕭瑀、陳叔達近前奏曰：「東宮、齊王，自興兵以來，未始與謀；既立之後，又無功德於天下，徒疾秦王功高望重，共為奸謀。今秦王已討而誅之，陛下若處以元良，委之國務，無復憂矣。」高祖曰：「卿言正合朕心！」乃降手敕，令內外諸侯，俱受秦王節制。又傳令以禮殯葬英、齊二王，然後召秦王入朝，嗚咽泣下，曰：「建成、元吉何罪？不請於朕，汝遽殺之，恐難逃不義之名！」秦王亦泣曰：「昔御園中使黃太歲試栗，淮安王府飲臣鳩酒，此皆有意欲害世民。幸天理昭然，得以不死。今日之事，實出無奈。況二人亂倫篡逆，其情屢見，若不先舉，世民必死於二人之手矣！」父子相向大哭。有間，高祖從百官之請，即下詔傳位於秦王。秦王受命，遂即位於東宮顯德殿。你看：祥雲馥鬱，遙知麟現東川；瑞氣氤氳，恰睹鳳儀鄭地。青鎖闥，千條御柳垂；建章宮，百轉流鶯繞。玉爐中沉煙繚繞，金殿上仙樂輕清。瓊簪珠履，披袍束帶拜丹墀；繡襖錦衣，執斧擎瓜隨御駕。雲移雉尾開宮扇，日繞龍鱗識聖顏。

百官赴闕，舞蹈揚塵。山呼萬歲。朝賀已畢，改武德九年為貞觀元年，稱號太宗皇帝，尊高祖為太上皇，張、尹二妃為皇太妃，退居長樂宮。冊立長孫氏為皇后。文武百官，俱加爵祿。遣人召魏徵來見，魏徵俯伏殿前。太宗曰：「汝何為離間我兄弟？合得甚罪！」百官見說，盡皆恐懼。魏徵容色不變，舉止自若，對曰：「先太子早從徵言，必無今日之禍。」太宗大怒曰：「敗臣到此，尚自不屈！」喝令推出斬之。敬德跪曰：「此等忠臣，正當容留！」太宗笑曰：「我亦知玄成經濟大才，素抱忠義，故戲之耳！」親舉酒壓驚，拜為詹事主簿。徵乃招王珪、韋挺入見，俱拜為諫議大夫。凡是二宮將士，亦各有封賞。大赦天下。以高士廉為侍中，房玄齡、宇文士及為中書令，蕭瑀、封德彝為僕射。諸若秦府將士，並皆重用。是日，殺牛宰馬，大賞士卒，開倉賑濟，百姓大悅。

憶昔太宗居寶位，近臣傳詔賜皇封。